



欢乐的山村

江帆等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歡樂的山村

江帆等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1956年 沈陽

目 錄

歡樂的山村	江 帆 (1)
不眠的夜	謝挺宇 (13)
老田頭	江 帆 (25)
在區委會里	崔 璇 (35)
葵 花	蔡天心 (53)

歡樂的山村

江 帆

翻过嶺崗，我的眼前，就展開了一幅鮮明多彩的畫面：秋天金色的陽光，靜靜地照耀着，迎面的山谷里，漾着淡淡的煙霧；遠處，半山坡上，有幾棵鮮紅耀眼的柞樹，附近是一片青郁蒼翠的松林；山溝里，長着一溜溜發白的荻草，荒山上，榛子穉發着古銅般的顏色。一條青色的小河從深谷里悄悄地流出來，繞過山腳下的村莊，向東流去；河沿兩旁的柳樹，已經被霜染黃了，小路兩旁，漫平的山坡上，是一片接一片秋耕過了的地，它們仿佛躺在那里，休息着等待過冬。山崖上，地边上，紅色的刺莓花果，一顆顆的，又圓又亮，怪逼人愛的。

我和我的女伴兩個人一道順着山坡上的小路走下來，一路走着，談着她們村子里農業合作社的情況。她叫劉素琴，是個青年團員，社里女生產隊的小組長，她是到區上開會去的，我在那里遇見了她，就和她一路到她們村子里來。

“江同志，你看，前面就是我們村子啦！那西頭第二家就是主任楊德山的家！”

我順着她的手望過去，不由地在心里贊美着說：“多好的地方啊！”我已經完全被這個美麗而又安靜的山村吸引住了，我問她說：

“以前有人到你們這裡來過嗎？”

她叫我這一問，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她微微有點兒感慨地說：

“別提啦！江同志，咱們這深山溝里，終年也沒個外人來呀，連區干部也不理，來開會都是把咱們找到挨大道邊上的村子去。現在可不同了，很多村子請咱們主任去做報告，區上找他，縣里也找他，前幾天，省里報社還有幾個同志專門來找他打听咱們社的事。這一回，要不是毛主席出來說話，咱們恐怕到多咱也出不了頭哩！”

接着，她就向我談起了他們開頭辦社時的困難：

“今年春天，咱們剛組織社的時候，要車沒車，要馬沒馬，十七戶人家，就有十三家缺吃糧，可困難啦！主任說：‘有困難，就得自己想办法克服！’上級沒批准咱們社，咱們不能靠上級，咱們說什麼也得想法湊錢買兩頭牲口來種地。”後來，主任就帶頭把自己的一口半大豬賣了，社員們一瞧，也跟着主任，有的賣壳囊，有的賣小豬，湊了二百多塊錢，還不够買兩匹牲口，主任愁的沒法。後來，又和楊大孀商量，把家里的小雞也賣了，把小孩戴的什麼銀手鐲、百歲牌，也統統拿出來；大家

也都回家去，打掃又打掃，把供祖宗的錫器，還有什麼破銅爛鐵的，都收拾出來，拿到供銷社去賣了，這才湊足四百二十元，買了兩頭牲口回來。這樣對付着把糞送到地里，把地種上了。江同志，不怕你笑話，那時候，我也有點自己的小打算，我自己積攢了三元錢，想留着我到姨姨家串門當路費的，我爹和我商量說：‘小琴子，你今年別去串門了，把錢先借給爹，入到社里，過年爹再還你。’我在會上，听人家大伙自報往社里投資，熱熱烘烘的，心里頭也正琢磨着，爹一說，我也就同意了。”

我們順着河邊的柳樹趟子，走到村子附近來了。在村子頭上，小河旁邊，一羣鴨子在水里游泳着，它們不時地把頭鑽進水里去尋覓食物，有的把半身都泗下去了。兩只白鵝在岸邊高視闊步地踱着，看見有人走來，就伸長了脖子嘎嘎地叫喚，等我們走近跟前，卻又慌忙地躲開去了。

我們走過了一家人家的門口，一個穿紅花襖的扎兩條小辮子的小姑娘從院子里跑出來，好奇地瞅着我們，素琴指着她和我說：

“她家以前是咱村的最困難戶，一家七口人，就指她爹一個人干活，一年要缺多半年的糧，全指政府救濟，吃上穿不上，總是缺襟少袖的。入社以後，今年她爹一個人就掙了兩千多分，分了三百多元，日子過好

了，還賣給國家兩千斤糧哩！”

她一邊熱情地敘述着，一邊領我順着街往西走，在一棵老柳樹斜對面，新扎的秫秸障子前面，她站下來和我說：

“咱們到了，這就是主任的家！”

說着，就領我走近院子里去。

一個頭髮全都白了的瘦老头子，正在院子里收拾柴禾梁，他笑眯着眼睛，望望我，問素琴：

“這同志是哪里來的呀？”素琴告訴了他以後，他就大聲朝屋里吆喚着說：

“小胖他媽，有工作同志來啦。”

接着，就跟在我們後面，一起進了屋子。

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，抱着孩子，從屋里迎出來。這是一個干淨俐落的女人，高高的身段兒，黑黑的皮膚，瓜子臉，細眼睛，她一邊笑，一邊往屋子里讓我：

“同志，進屋坐吧！他爹在社的場園里呢，一會兒就回來。”說着，她回頭招呼一個站在炕沿跟前的，十來歲的小男孩，說：“去！去！找你爹去，告訴他有工作同志來啦，讓他快回來！”

我剛想攔住他，叫他別去，孩子已經快步如飛地跑出門去了。

我在炕沿上坐下了，用眼睛端詳着四周。

屋子不大，但很敞亮，玻璃窗擦得亮亮的，屋地上

放了一張長條桌，上面擺着鏡子、茶壺、茶碗和簡單的陳設；半舊的炕琴上，放了几床疊得整齊齊的花被，和一只紅色繪漆的針線盒；靠門口的牆上，玻璃鏡框里，嵌着大大小小的照片。一切都很整齊，很有條理，可以看得出來：這家有一個勤儉的、會過日子的女主人，院子里收拾的也很潔淨，柴禾垛堆得高高的，西邊豬圈里，肥豬在哼哼着，屋簷底下，挂着一串串的紅辣椒和白玉樣的苞米種子。

我笑着問她說：

“大嫂，你們家幾口人呀？”

“我們一家六口，他爹，兩個小的，一個念書的學生，這不是，”她笑指着老头子說：“孩子他爺爺，今年已經六十六了。”

我轉過臉去，向老头子說：

“老大爺身體硬實嗎？這麼大年紀了，還一天不閒地干活？”

老头子的眉毛鬍子全都白了，眼窩也深深地陷了進去，但看起來還顯得很硬朗，他笑呵呵地點著頭說：

“好！好！庄稼人干活慣了，呆不住呵！閒下來就覺着空的慌！”

素琴笑着插進來說：

“可不，你別看我二爺爺上了歲數，他種地的經驗比誰都多，在社裡頭干活，不論點種、扶犁、鏟地、割地，

啥都能行，他今年一年，也掙了一千來分呢。”

我們正說着話，院子里忽然响起了一陣急匆匆的腳步聲，素琴從窗戶里往外一瞅，說：

“主任回來了！”

她的話還沒說完，楊德山已經進了屋。

他是個結實精明的中年人，個兒不高，瘦瘦的，面孔鰲黑，長條臉，細眉毛，眼睛不大，但很有神，高高的鼻梁和他那緊閉着的嘴唇顯得很有主意的樣子。他看見我，拘束地笑了笑，向我伸出手來。

我向他說明了我的來意，他謙虛地微笑着說：

“關於我自己，沒有什麼值得談的，你要了解咱們社的情形，我倒可以給你講一點。”

他在我對面的炕沿上坐下，就慢慢地談起來了。

這時，素琴已經回家去了，老頭子也拿起笤帚到院子里去了。只有楊德山的女人，抱着孩子在一旁靜靜地坐着，聽我們談話。

“江同志，不瞞你說，那些日子，我多咱也忘不了，要說不困難那是假的，可是有困難，咱們就得克服啊！咱們這個社，當初一操辦，上級就不批，硬說是山溝里，沒條件。我回來當大伙一說，大伙都想不通，要啥條件呢？論互助合作的基礎，咱們也有兩年互助組的經驗，成立社，大伙又都是自願，有啥不行的呢？大家伙都說：上級不批，咱們就自己干，這樣，社就成立起來了。沒

牲口，大伙湊錢買牲口，不会办，咱們依葫蘆画瓢，照人家溝外社的樣子，学着干！鏟地的時候，也是社里最困難的時候，眼瞅着有的社員家里，好几天揭不開鍋蓋，牲口還要草料呢，人那能光干活不吃飯啊？咱們社員，嘴說是行，硬挺着！可是咱們領頭人可不能看見社員餓着肚子干活不管哪！這時候，再加上地主富農又在外邊造謠破坏，諷刺咱們，說咱們是窮棒子，勒脖子緊褲腰帶走社会主义，想死不想活！我尋思，沒有別的办法，還得靠咱們大伙自己解决，我家還有五斗多高粱，拿出來，用碾子推了，給沒糧食的社員分分，還能吃几天；另外，還有三十來斤小米，我也想一起拿出去。那時候，我女人還不大樂意，她和我說，‘旁的你拿社里去都行，就這幾斤小米子，你給我留下吧，眼瞅我就要坐月子了。……’我心里也有點兒遲疑，可是又一想，還是先顧沒飯吃的人要緊哪！这不直到現在，一提起來，她對我還有意見，說我先顧社，不顧家……！”楊德山說到這里，用眼睛瞅瞅他女人，他女人扭过头來，笑着瞪了他一眼，然後轉向我說：

“江同志，你是女同志，知道女人生孩子的苦處。那時候，咱們家里，什麼也沒有，几只母鷄春天就叫他賣了；我在月子里，就跟孩子一塊吃菜團子，那有一點補養？這樣孩子生下來連一點奶也沒有，餓的直叫喚，那時候，他就什麼也不管了。”

“得啦，你別向江同志訴苦啦，你就是會叫苦，叫困難，咱們不是也克服過來了嗎？”楊德山也笑着和他女人說，然後，他又轉向了，我，說：“從我拿出了糧食以後，別的人也都把糧拿出來，這樣好歹算把夏鋤支持下來了，以後土豆子下來，就接上了。”

屋子裡的空氣顯得活潑起來，談着，談着，他就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。現在，我突然發現，坐在我面前的，已經不是剛才那個拘謹而又顯得不安的人了，我感覺到，這是個淳樸、精明而有堅強意志的人，藏在他心裡的，又是多麼複雜而又深厚的感情呵！他輕輕地咳嗽了一下，坦率地用眼睛望着我，說：

“江同志，不瞞你說，我這個人，從來不好流淚，就連過去挨地主那麼毒打的時候，我也沒流過一滴眼淚，可是那一回，說實在的，我怎麼也止不住了……”他的聲音有點低下去了。

我默默地望着他，不知道說些什麼好，我在縣里時，曾經聽到過關於區里要處分他的事。停了一會兒，他才又抬起頭來，笑了笑接下去說：

“就在挂鋤的時候，大伙剛剛松了一口氣，有一天，區上下來通知，叫我去開會，在會上，區委指名把我狠狠地批評了一頓，說我不經區上批准就辦社是無組織無紀律行為，叫我在會上檢討，拿我當典型批判，一共開了兩天會，還做了個決議，要給我處分，並且決定派

一个同志到咱村，帮咱们拆社改组。江同志，你想想，这简直是晴天的霹靂，一下子都把我鬧蒙了。給我处分，我还受得住，要叫拆社，那可就什麼都完了。我想來想去，怎麼也鬧不通，一样是受苦的農民，為什麼兴人家走合作化，就不兴咱們走呢？開完会，我一上了路，眼泪就止不住刷刷地流下來。我一口气跑到家，連飯也沒吃，就一头倒在炕上了。掏心說那時候，我真有點兒灰心，辛辛苦苦的，鬧了一溜轉兒，还落了个無組織無紀律，要受处分，这是为啥呢？我把心一橫，想：算了！區上一定逼着叫拆社改组，改就改了吧！可又一想，不对！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走社会主义，是党給指出的道啊！眼瞅着人家溝外社的样子在面前擺着，只有这条道才能不受貧困，把日子过好；大伙又都决心走，我怎麼能半路拆台呢？左思右想，下不了决心。第二天一早，索琴她爹來找我，我把區上叫咱們改组的事和他說了，他說不行，咱得開个会和大伙商議商議！”

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插問說：

“那你們后來到底怎麼坚持下來的呢？”

他笑了，望着我，活潑地閃動着眼睛，說：

“就那麼回事兒唄！工作員來了，給咱們開了个会，咱們大伙都說行，改成两个互助組，等他走了，咱們还是照样干，就是咱們自己，也不說什麼社不社的了！”

“縣里什麼時候才批准了你們？”我有興趣地問。

“不忙，你聽我慢慢和你說呀！”楊德山越說越起勁了，“有一天，我正在地里和大伙裝車，區上捎來了口信兒，說縣里找我，叫我馬上就去。社員大伙都擔心，不知道这回又要出什麼岔頭兒了，他們左叮嚀右囑咐的，叫我說話加小心。我去了，到縣委屋里，王書記正坐在辦公桌子旁邊寫報告哩，看見我，他放下筆，笑着拖過一張椅子來讓我坐下，問我說：‘老楊！你們社里又擴了多少戶啊？’我一听這話，不由得楞了，怎麼搞的？王書記耳朵怎麼這麼長？咱村子里有人要求入“組”的事，我也沒向外講，怎麼他就知道了呢？我支支吾吾說：‘沒，沒有！沒有人入咱們聯組啊！’王書記笑了，他站起來，走到我跟前，拍着我的肩膀說：‘老楊啊！你別擔心，这回誰也擋不住你們的道了！告訴你一件大喜事，毛主席說了話，把你們社批准啦！’我猛一听這話，喜的呼地一下子站起來，我問：‘真的？毛主席真的批准我們了？’‘可不是真的！’王書記笑着點點頭，接着他把毛主席報告的內容講了講。這一來，我可真樂的沒法了，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，眼淚水就像斷線似的順着眼角淌下來，‘毛主席啊！毛主席！你可真是知道咱們的心啊！’王書記也眼眶濕濕的望着我，搓着兩只手，不知道怎的好了。过了好一會兒，他才想起來，又問我說：‘老楊啊！你看看，这回要是讓你們邁大步走，你們能擴到多少戶？’我想了想，告訴他：‘要是邁大步，全村能合作化！’王書記又和我談了好一會兒，最后，

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，握着我的手，說：‘行，老楊！就照你說的那樣辦吧！’”

楊德山越說越興奮，他已經完全抑止不住自己的歡喜和激動了。我一直靜靜地坐在一旁聽着他的話，沒有打斷他。當我聽到他受到的那些困難和挫折時，我的感情非常激動，我的眼睛也不由的發濕了，以後，聽他講到他們如何找到了出路，我才把心放下來，我一邊聽着，一邊在心里想：“你們是堅強勇敢的人民，你們是走過來了，按着黨的指示，你們勇敢地邁進社會主義的門坎里來了！……”

最後，他從炕沿上站起來，向我提議說：

“江同志，我領你到咱們社里去看看好嗎？”

“好，”我點了點頭，從坐着的地方站起來，向他女人招呼了一聲，就和他一道走出來了。

在合作社的院子里，一羣婦女連說帶笑，鬧鬧嚷嚷的，坐在房簷底下打掃白菜，看見我們，好奇地小聲囁咕着，有幾個姑娘，故意相互逗弄着，發出嘰嘰呱呱的笑着。素琴也坐在她們中間，她看見我，顯得有點不好意思似的，站起身來說：

“你和主任談完了嗎？”

我看出來她似乎感到丟下我，跑到這裡來干活是把我慢待了，就笑着回答她說：

“你忙着吧！我和主任到場園里去看看！”

我高興地和幾個年青的姑娘打着招呼，我走過她們的身旁，我看見，她們每個人的臉上都閃着快活的

笑，她們是完全沉浸在勞動的愉快和幸福中了。

場園里，正在緊張地打場。場園心鋪滿了金黃色的谷子，牲口拉着碾子走着，不斷地發出吱吱扭扭的叫喚聲，幾個年青的小伙子用力地打着槌枷，打得嘖嘖山响。另外一頭，三四個人正在一起揚場，木鍬把打下來的糧食粒高高地揚到空中去，壳囊和糠皮子隨風飄得远远的，谷子沙沙地落在地上。他們都樂呵呵地干得很起勁。我在旁邊睜了一會，走出來時，我問楊德山說：

“你們今年預計一個勞動日能分多少錢？”

“最低估計也能分到一元六，這樣，一般的勞動力都能分到三百元以上。”

我點點頭。這就是再好也沒有的證據！為什麼他們越干越心盛呢？秘密也就在這裡！合作化真能幫他們擺脫貧困啊！

最後，當楊德山送我出來的時候，他指着東面的山坡，那長着几棵紅色柞樹的地方，和我說：

“你看，江同志，明年我們打算在那山坡上栽些果樹，另外，我們還要養活些牛羊！這條河呢，我們也要使喚它來開稻田。……現在好了，有了規劃，心里有了數，就好跑步走了！”

“你們這個地方，有山又有水，真是太好了！好好干吧！一定要建設成一個最好的社會主義的山村！”我向他表示了我對這個地方的喜愛。他希望我以後有時間再來，我答應了他，我們就在村子頭上分手了。

不 眠 的 夜

謝 挺 宇

我跟楊樹屯的財糧委員王樹森離開了區人民委員會，走完了那條寬敞的大街，就走到公路上來了。

天開始黑下來了，逐漸發黑的藍天上，那顆閃着藍色光芒的星，在天空中驕傲地出現了。老王的个子比我矮一點，他有張瘦削的臉，額角很寬，皮膚很紅潤，身板是挺壯的。他好像沉在沉思的漩渦里，沉默着不吭聲兒。

我們走到一條有三十米寬的小河邊，白天的公共汽車就是壓碎了河邊的冰塊，飛濺着冰涼的水沖過來的。現在，我跟他在用窄木板鋪成的小橋上走過去，橋是搖搖擺擺的，走在上面，咋噠咋噠地响，一不小心，人就要掉下去。過了河，我讓他在前面領着道，他一轉身就沿着河岸，順着小河往山那邊走去。

腳底下的路有一段是沙子。在星光下，河邊的白楊樹高高地聳立着，一點風也沒有，听不到什麼聲音。我們離開了河邊，向小山上走去，腳踏着結實的小路了，路邊是沒有融化的雪。爬上了小山，路都看不清了，我從挎包里掏出電棒照着走路，我回過身來，把亮光照

到山下的小河边，看见一片白茫茫的东西轻柔地升上来，老王说：

“起雾了！”

我们一口气翻过了两座小山，有点累了，他一伸手就把我的挎包拿过去了，一面说：

“我拿吧，……你是艺术剧院的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，我是来看看你们组织农业合作社的，听说你们组织的很好。”

他一边走路，一边鼻子里打了个哼哼，说：

“很好？……这回听了毛主席的报告，我们的合作社就露馅儿啦！”

我问：“艺术剧院的同志在你们村子吗？”

“在，前天我来的时候，有五位同志，又画画，又教小伙子跟小丫头们唱评戏，挺好。”

我心里怀疑，就问：

“你们合作社，听说头几年办的很不坏。”

“于同志，这怎么说呢？说不好，倒也增产。说好了，贫困户入不了社。有的组织了黑社，有的更困难了。这事说起来，就得怪我们李大叔，他当了三年社长，劳动啥的都行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有点忘本！”

我们走到川地里，听到远处有用喇叭讲话的声音，一忽儿又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。我们走过一个屯子旁边，听见狗咬的很厉害，一忽儿走到屯外了，我用电棒